

金仁顺:像位真正的盘瑟俚艺人

□安殿荣(满族)

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小说,类型并不繁多,但相互辉映出来的内心世界却是无比丰富和幽微的,像个小巧精致的象牙球雕,逐层镂空,令人击节。她的叙事以冷静克制见长,且擅以对话掀起人物内心微澜,带来意想不到的戏剧冲突。作为叙述者的金仁顺,像极了她笔下赞叹的盘瑟俚艺人。盘瑟俚是朝鲜族的一种说唱曲艺样式。金仁顺有一篇小说就叫《盘瑟俚》,故事里盘瑟俚艺人玉花的演唱,感动了所有人。“我不知道她说唱的是谁的故事,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像春天的雨,下起来就没个完”。好的小说也许就该是这个样子。

青春之殇

金仁顺的第一部小说集《爱情冷气流》,作为“文学新人类”丛书之一,于1999年出版。上世纪90年代,“70后”作家以别开生面的姿态登上文学舞台,因为生长于逐渐脱离集体经验的个人化时代,他们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转向个人经验的表达。在《爱情冷气流》中,大部分作品虽然也是在集中地书写青春和爱情,但却能够把握生命律动的节奏,深潜进情感生活的内核。她笔下的成长故事通常携带着凛冽的青春气息,少年们本是带着无所畏惧的欢笑登场,却阴错阳差地走向悲怆的结局。他们面临太多的十字路口,一不小心便误入歧途,犹如失手打落的瓷器,饱满的釉色犹在,碎裂的边缘却足以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种下隐秘的伤口。

在《鲜花盛放》中,穿着漂亮裙子的“我”,引起了男孩华南的倾慕。因为羞于表达,体型肥胖的同桌李紫成为“我”和华南传递情感的挡箭牌和中转站,却令不知情的李紫陷入了对华南的幻想,进而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在同学们的一次恶作剧中,华南终于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无人能承担的后果,李紫疯了,华南也离开了学校,在多年以后因为持枪杀人被枪决。多么新鲜的生命,像还未饱满的浆果,在成长的过程中噗地坠地。而这一切又该归罪何人呢?

校园中懵懂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在《玻璃咖啡馆》中,三个高中女生将咖啡馆中的陌生女人想象成自己的情敌,以至于真的穿着早冰鞋将那女人撞翻在地,造成了对方的流产。这样的后果是三个女生未曾想象的,当张微微声音颤抖地叫道:我、我们杀人了。可以想见,这个意外事件也给三个女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此类作品还有《莫莫格》《秘密》《好日子》等,无一例外的,都有一个碎裂的青春。

矿区少年的生活是金仁顺小说着墨较重的部分。金仁顺在煤矿出生,也在煤矿长大。她说:“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关于煤矿的故事中去”。在《五月六日》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的孩子性格和命运的养成。曲梅的父亲在同桌田原原父亲的矿上丧命,田原原却打心里埋怨曲梅的父亲太不小心了;祁政为了拿到一笔钱离开煤矿,产生了绑架田原原的念头,眼睁睁地看着田原原滑落进煤洞而无动于衷。少年的冷漠让人心寒。金仁顺这部分小说的主角往往是残酷冷漠或是过于天真的,因为“他们对于人生还是一个新

模糊的地域背景,同样模糊的时间与空间架构,读者只能从小说语言的缝隙中,加以捕捉与揣摩。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在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文本探索,使作品具备了科幻文学的超时空色彩。作品以宾玛拉金对自己一生命运的叙述为主线,自年少到终老,仿佛是以时间的前行为生命走向,而事实上,在宾玛拉金一生的寓言般命运中,时间从来就不是线性的,而是扭曲的、多维的,甚至是无限的、异化的。

故事仿佛发生在远年的云南,那些神秘奇幻的人们,应该是以纳西人、彝人、傈僳人等为原型,作者刻意创造的各种来历不明与语焉不详,使一些神秘烟雾持久地弥漫于文本之中。这些错综的时间、杂芜的空间、奇幻丛生的情节、生死难辨的人物,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惊异与遐想。

文本分为前后两部分,以两个女人——外祖母宾玛拉金与外孙女宾玛拉墨的自述,将一个神话般的家族梦境般的存在呈现出来。时间在宾玛拉金的外孙女宾玛拉墨那里,已然是无头无绪,曲折而玄幻,她被心酸遗弃、被诡异收养,一切仿佛还井然,但刚刚到可以用凤仙花涂红指甲的年纪,宾玛拉墨的时间就已经开始模糊:一个时辰?但愿我能明白这是多长时间。是的,甚至连



兵,还不懂得怜悯为何物”。

爱情的纠葛

金仁顺书写爱情的小说则充斥着哲学思辨色彩。金仁顺曾说,“相信爱情”,同时坚持认为“爱情的纯粹性是短促的”。对爱情本质的透视,使她的爱情题材小说注重探讨爱情的偶然、误解与转移,其中有爱的幻化无形,有道德伦理的缠绕,也观照到了老年的情感生活。这些小说的基调既铿锵又凄婉,特别是戏剧性的悲怆结局,使作品氤氲出无可奈何的气息。

这些小说的可读性,得益于戏剧冲突的巧妙设置。这种戏剧性紧贴人物内心和生活纹理的走向。爱是无处可寻的,它的离去与它的到来一样,让人猝不及防。有错位的爱情,也有一厢情愿的爱恋,比如《纪念我的朋友金枝》中,爱情对金枝来说是她一个人的事,她为此可以奋不顾身。然而爱情的生命力究竟能有多久?

将爱情故事置入道德伦理的漩涡之中,是增强小说戏剧冲突的重要途径。在《桃花》中,季莲心教自己的女儿夏蕙穿衣打扮,希望她早日找到男朋友,到头来,夏蕙找过的两个男朋友都因为见过季莲心后,将爱恋转移到了夏蕙的妈妈身上。生活中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作者讲述得如此真切。《爱情冷气流》的气息也是凛冽的。曾经的男朋友背着万依欺辱了她的傻妹妹。面对一个没有道德和羞耻感的人,万依是无力的,她纵然准备了锋利的刀子,但酒精使她无力,最终只能空喊出一句“天外飞仙”。此外还有《设身处地》《酒醉的探戈》等,还涉及亲人与朋友之间的情感纠葛。

“一树千花”的高丽往事

关于高丽往事的古典叙事,是金仁顺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当《伎》流动着唯美、古典的气韵出现在小说集《爱情冷气流》中时,给人的感觉是无比惊艳的,古典气韵与现代精神的融合,使作品既好读又余味无穷。这篇小说像个引子,引出了关于高丽往事的系列短篇,以及长篇小说《春香》。这些故事关注花阁女性的个性与命

运,从阅读感受上看,它们因有相似的时空和民族文化背景而自成体系,同时它们的生长姿态又各有不同,可谓“一树千花”。

《春香》取材于民间故事《春香传》。《春香传》里的春香忠烈贞洁,是男权社会塑造的理想女性;《春香》少了一个“传”字,便去掉了男权社会世俗眼光的约束,真正回到人物本身。金仁顺塑造的春香涉及前面所提及的成长和爱情两个主题,在香夫人的庇护下,春香的成长是率性的,对爱情有自己的追求和判断。香夫人更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头面人物,集美丽、智慧、独立为一体,而这些恰恰是现代女性所追求的,也恰是作品魅力所在。

女性命运值得一再言说,正是因其脆弱,容易被压抑、被限制,而花园恰可以提供这样一方场地,让女性实现个性自由和精神独立。因此,金仁顺的高丽往事系列小说多以花阁女性为主角。比如在《未曾谋面的爱情》中,真伊本是黄府姬妾所生的千金,她纯真率性,因其母亲独得父亲的宠爱,又因父亲给她定下了一桩让人羡慕的好姻缘,遭到正室夫人和其他姬妾的嫉妒。直到一个陌生少年的离奇死亡,玷污了真伊的名声,使她遭遇了母亲含恨自尽、自己被婆家退婚的变故。面对如影随形的屈辱,真伊选择离开黄府去花园。正如主人公自己所说:“我在花园里的身份是自由的,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谁也不能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女性在通往自由独立之路上的挣扎,得以充分地展现。

对民族文化的描写无疑在这部分小说中起到了烘托托月的作用。这里已经不必再一一细数朝鲜民族的服饰、妆容、歌舞、习俗等等,因为这系列作品都是缠绕在这种氛围中无法剥离的。可以说,作家以古典叙事的方式完成了对民族文化的深情拥抱。

语言的阶梯

金仁顺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这主要体现在对戏剧冲突的处理以及对小说语言尤其是人物对白的把握上,而戏剧冲突的成功组建也得益于语言的推动。金仁顺曾说:“我对戏剧性确实很有兴趣,但当然,不是晚报新闻那种戏剧性,而

是真正源自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充满张力的那种紧张感和荒谬性。好的戏剧中,每句台词、每个动作,甚至沉默,都负载着使命和意义。”金仁顺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人物对白,有的作品甚至通篇都是靠人物对白来推动的。那些对白恰似时钟精密的齿轮,看似随意却极为严密,将人物心理的波动呈现得分毫毕现。

典型的代表是《绿茶》。《绿茶》是为了改编电影,在《水边的阿狄丽雅》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的。作为小说,它的故事更完整了,人物也从之前的优抱琵琶转而得到更完美的展现,这些几乎都是依靠对白来完成的。吴芳的对白在小说中既是陈述了一种真实,同时也掩盖了另一种真实,语言的迷惑性衬托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在《玻璃咖啡馆》中,三个高中女生用望远镜观望玻璃咖啡馆时看似随意的对话,把她们置于假想的失恋的情境之中。“有本事去拿活人开练哪”,一句激将的话语,使三个人真的冲向了自己的假想敌,造成了自己无法承担的后果。像《梧桐》这样写老年人情感生活的作品,也是通过大量的对话来呈现的。母女之间的情绪和态度,以及母亲的老年恋情,几乎都是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

文学语言具有多重解读的空间。在《听音辨位》中,作家直接在人物对白后加上与之相反意义的内心独白,或是以括号的形式标注表情、动作和心态。多义自然会导致误解。《爱情诗》是关于误解的典型代表,因为这里面所谓的爱情,只是女人无知的误读而已。而《月光啊月光》表现的是女性在男权世界中的无力,她的孤独,也许只有月光和录音机能够理解。因此,作品是在大幅篇的月光下的个人独白中完成叙事的。

金仁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是让人羡慕的,语言搭建了走进人物内心的层层递进的阶梯,又营造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氛围,在她精妙语言编织的作品中,突出了青春的青涩、爱的迷茫,以及女性追求自由和独立的飞扬个性。她对不同调性的作品掌握得游刃有余,真的像极了作家笔下讲述的盘瑟俚艺人。

裕固族作家达隆东智的中篇小说《血色猎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腾格里草原上,凶猛的棕熊与猎人图尔胡家族处于年深月久的对抗与较劲中,但后来一次次遭遇残暴土匪的血腥杀戮,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之时,猎人与棕熊终于化对抗为互助,一举消灭了入侵的匪帮,迎来了人民解放军,共同维护了腾格里里的生态环境,并由此和谐相处。

主人公莫勒根是一位流淌着裕固族强悍血液的青年猎手,以其持枪打断微细的银针夺得了比赛冠军,从而赢得了美丽的阿柔娜的爱情,名声愈加显赫。可是这一对令人艳羡的恋人此后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棕熊的侵扰时有发生。早先他在迫不得已的自卫还击中打伤了棕熊的一条腿,而今狭路相逢,在相互对峙中,棕熊竟将他心爱的哈柔那火枪抢走,埋进了雪窝子。他体验到的是沮丧与屈辱,“赫赫有名的哈柔那火枪不翼而飞,笑不掉猎民的大牙才怪”。小说继而描述心爱的恋人阿柔娜只身冲风冒雪进入雪壁悬崖,奋不顾身地寻找,险些遭棕熊吃掉,幸得莫勒根及时赶来,才得以营救。

小说故事情节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还体现在作家对雪漠旷野各种野生动物生存状态的细致观察和深入了解,写来分外鲜活灵动:“莫勒根知道,熊出眠的时候,它嗅着地上的一股寒气,呼哧呼哧去挖洞里的旱獭。旱獭和熊、蛇都是同一天出洞,还有老鹰睁开血一样红的眼睛……”这些文字增强了小说的真切感与有趣性。作者满怀浪漫的激情对棕色熊行走出入的情态作了如诗如画的生动描绘:“他没见过这么有雄风气的家伙,走起来摇摇摆摆的,扇着路两边的草丛,噗噗噗发出声音,绒毛在风中呼啦啦立起,噗噜噜地撩起一股火焰似的热气。”继而描绘母熊对于熊崽的爱抚与温存,表现出骨肉难分的浓浓深情。

莫勒根与棕熊的关系非常微妙。莫勒根自幼胆大无畏,游玩在山林中无拘无碍,甚至还与熊崽一同玩耍。正是与熊崽之间的友爱,缓和了他与棕熊之间的冲突。当然,棕熊带来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莫勒根家中优良的银鬃骝马曾遭受棕熊的严重侵害,“该死的熊把骡马拖垮,支起身子骨……阿柔娜,一天到晚地端水喂草,就当它是爷们伺候”。莫勒根对此心痛不已,“骡马的嘶鸣和熊的这一声吼叫,像针一根一根地扎进心窝子难受”。为了挽回受伤而失去灵性的骡马产奶的功能,莫勒根吩咐阿柔娜日夜不息地拉琴。这成为了小说中最具诗情画意,也最为扣人心弦的场景:“一曲曲脆亮的琴音,一阵阵荡进谷里,不停地穿啊,悠悠地从河谷里荡出来,像股水潺潺地淌开。她每拉一次英格莫胡尔,心里就等待骡马抬头,让它汩汩汪汪地认马驹……骡马‘嘶——嘶’地发出了鸣叫,好像听到了悠悠的琴声,泪盈盈地看着马驹,又打起吱吱的响鼻。”这一段细腻描画,不仅写出阿柔娜与莫勒根渴求骡马产奶用以抚育马驹的热切期盼,更显示了人与马灵性相通的默契,体现了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

小说将故事放到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量。小说追叙了老爷爷与入侵清兵搏战惨烈牺牲的悲壮历史记忆,临近结尾又描述了一段莫勒根父亲与匪徒血战历程。老爸为维护阿鲁骨良种马倒在匪徒罪恶的枪口之下。到了莫勒根这儿,“是棕色熊替代了那颗子弹”。野生动物与腾格里牧民从本质上不存在敌对关系,他(它)们的共同仇敌是那些残杀生物与人群的匪徒以及凶残杀害野生动物的不法奸商。

小说结尾别有趣味地讲述了莫勒根竭尽全力替那只被铁丝扣子掐住喉咙的棕熊解危。小说这样述说猎手手的忏悔意识:“这些年头,他不仅欠着熊的一条腿腿,还欠熊替他挡子弹的一条命,熊有恩于他,他该拿枪动刀的,逼着熊对他惨烈地下口,和它成为死对头。”如此描写既符合生活的真实,也更具现代人的启示意义。

这篇小说,是对图尔胡三代人血泪交流的悲壮历史的高度概括,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宏伟壮阔图景进行的诗性展望。从渗血带泪的悲壮历史中,我们感受到努力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正能量。

化对抗为和谐的生态景观

——评达隆东智中篇小说《血色猎人》

□何世进

恍惚之中的生命顿悟

——评和晓梅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 □贺 颖

问,很早就在整个人类中开始了。人们将目光投向大地苍穹,将灵魂游荡在星辰日月,于是有了天文学、宇宙学,甚至哲学的诞生也与此息息相关。人们对时空永远充满心醉神迷的想象,尤其是关于人类到底能否回到过去的问题,近年来的文艺作品屡屡涉及,尤其是相关的电影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从宾玛拉赫到宾玛拉金,再到宾玛拉墨,这符号般的宾玛拉家族,执拗地为读者揭示着,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对时间的一次次跌宕起伏的交付,一程山一程水,一程童年一程中年,一程程一代代,时间赋予了人类一切,也同样按时收回所有。

宾玛拉金因此决意要到时间的惯性之外瞧瞧,至少要回到过去。也许是因为爱,也许是因为恨,也许是因为某种追悔。凑齐了粉红色的石头,宾玛拉金终于成功地回到过去。尽管回到过

去的顺序被弄乱了,一塌糊涂一团糟,但总算回去了。

而当她重回那些命运中的重要时刻,当她再一次重新经历那些腥风血雨、生死离别,她忽然明白,过去的的确确可以回去,但事实上却毫无意义,因为过去的已然再不可改变,生命回到过去的时间,就如同一个观众在看一场电影,你能看见一切,而一切已然与你无关,无可改变,爱、恨、追悔皆已枉然。

浓雾中的宾玛拉金正是意识到了这一切,完成了对真相的认领:如此荒诞,也如此深刻。从而刹那间从某种永恒的执念中释怀了,事实上没人知道她活了多久,神秘的彩色石头,包裹她的神秘透明的东西,从来使人看不出她的年龄,甚至也许她自己都忘记了。

此刻已然无所谓了,当一束来历不明的诡谲的火苗开始明明灭灭地燃起,这个家族的大祭司忽然发现,一切都仿

佛活在一种莫测的隐喻之中,原来这许久的漫长的活着,这些不灭的时间,竟是如石头般寒凉。从未有过的对火的渴望,不可抑制地从身体内部,从她的心头燃了起来,此刻,宾玛拉金由衷地感到:“我那无人问津的心,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大祭司宾玛拉金的释怀,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一条搬救兵的小路上,她曾与一头直立的黑熊对视,正是在黑熊复杂而让人怜悯的眼神中,大祭司发出忧伤的叹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灵都有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疼痛,比如惶惑,比如焦虑,就算是一头熊都在所难免。”这叹息显然在那一刻诡异地救了自己的命,而事实上,也许仅仅是改变了她离开世界的方式,因为她注定将在烈火的焚烧中离开。一切,仿佛一个满怀耐心而恢弘深广的寓言。生与死,此刻亦成了一种悲壮的隐喻,如不等同于宿命的悲凉,因为那漫漫燃起于宾玛拉金祭司心上的火,温暖的也许是更多的“无法为自己取暖的、无人问津的心”。由此可见,作品中满含对生命的深情审视,对灵魂的刻骨追索和对宇宙的最终思考。这关于寓言中藏匿的关于超时空叙事的缤纷隐喻、对时间的哲学阐释,以及文本中超越了信仰本身的广大而辽阔的冷峻诗意,有助于我们走近世界永恒之真相。

